

6

# 胡适日记

1931—1937

曹伯言 整理

全  
編

胡适簡介  
(1891—1962)，  
安徽绩溪人，  
中国近代著名学者、思想家、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。  
他一生治学严谨，学问渊博，  
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许多领域，  
都有开创性的建树。

 安徽教育出版社

胡适全集  
胡适全集  
胡适全集  
胡适全集  
胡适全集  
胡适全集  
胡适全集  
胡适全集  
胡适全集

6

# 胡适日记

1931-1937

全编

曹伯言 整理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胡适日记全编. 6 / 胡适著；曹伯言整理. —合肥：  
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1.9

ISBN 7-5336-2793-8

I . 胡... II . ①胡... ②曹... III . 胡适 (1891~19  
62) — 日记 -- 汇编 IV 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65794 号

---

责任编辑：张崇贵 装帧设计：包云鳩 黄彦

出版发行：安徽教育出版社(合肥市路进路 1 号)

网 址：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排 版：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：合肥商中印刷厂

开 本：880×1230 1/32 插页：2

印 张：22.75

字 数：470 000

版 次：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3 000

定 价：30.00 元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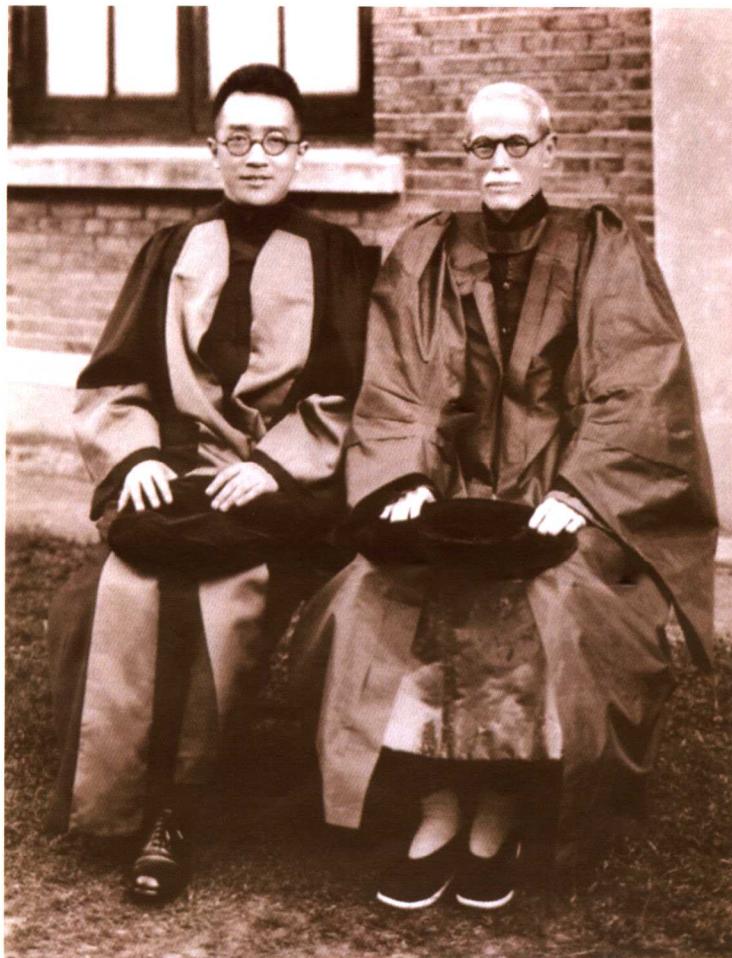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电 话：(0551)2651321 邮 编：230061

..... 全 胡适 日記 编 .....



1933 年的胡适



1935年1月，胡适在香港大学接受了他一生中所得的35个名誉学位中的第一个学位。图为与香港大学负责人合影

胡适日记

全 编

從今天起，每天寫一首我所背誦的好詩，  
不論長短，不分時代先後，不拘體裁。  
一年之久，這首詩可以印成一本詩選，叫  
做「每天一首詩」。

一九三四年

胡適

後來我決定改組了。

胡適

廿八日二時

上午會客，見臥樓幕，鄭岱，周學英女士，

羅文豹，新宗禹。

讀英文正文三卷。

下午小睡。黃文潤來談。

訪湯圓形先生，談佛教史。他說：前年  
康有為在西安，報紙喧傳他要盜載明刻佛經大  
藏；今如此項佛經在祀典堂（？），其中一小部  
分為明藏本，一部為金刻本，一部分乃北宋刻。  
他說我應該保存。

胡适日记手迹

胡适日记

全 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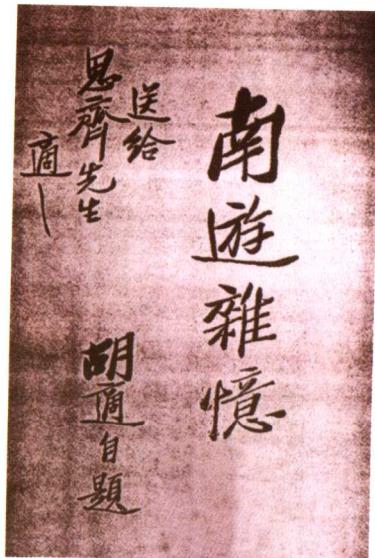
廿二、三、二（丙）

与陳慶國先生同陳雲宗代夫人去看律师林行规先生，林先生允为她出力。

到東北热河省接会。

到中華全國總委會。

晚上到張子良将军家吃饭，他说，南陵已失了。他说，人民痛恨湯玉麟的虐政，不肯与军阀合作，甚之危害第场。此次张他派去的丁族，行入热河省，即有二省省長不知下落，大概是被人囚禁了。他要孙援会派人去做点宣



1935年10月，上海国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南游杂忆》

# 目 录

一九三一年.....	1
一九三二年.....	169
一九三三年.....	197
一九三四年.....	269
一九三五年.....	431
一九三六年.....	565
一九三七年.....	631

一九三一年

大病の日記

五三一年三月二十一日

廿  
三

## 民国二十年（1931），一，一<sup>①</sup>

松筠阁送来《精忠演义说本全传》的抄本，此书与坊间流行的《说岳》全同，无甚价值。但卷首有序文的残页，署名为：

甲子孟春上浣永福金豐识于余庆堂。

目录之下有：

仁和 钱彩 锦文氏编次  
永福 金豐 大有氏增订

豐字大有，当是“豐”字。此书在社会上很有势力，故作者姓名足记。可惜“甲子”不知何年了。

---

① 胡适在本年日记前记有：“二十年：二月七日——廿六，缺 11、20 两日。三月一日——卅一日，缺 2、6、7、9、16、23、24、27、30 九日。四月二日——廿五日，缺 3、4、6、7、8、11、13、14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2、23、24 十六日。五月只有八日和廿八日两天的日记，余缺。六月只有六日和十八日两天日记，余缺。七月只有 8、11、15、20、21、22、24、27、28、30、31 有日记，余缺。八月只有二日一天的日记。”——编者

廿年，一，2

自十二月廿七夜肚泻之后，身体不适，到今天下午才出门。

上沅夫人陈衡粹今天三十岁生日，我与冬秀都去他们家里玩。衡粹字丁妩，有干才，新月书店是他们夫妇创办起来的。

到Hussy[胡斯]家访顾少川夫人，即在那里打扑克牌。晚饭席上Mrs. Hussy[胡斯夫人]提议发电报给郑毓秀贺年，我不开口。后来她真用铅笔写电稿了，我才说：“请不要放我的名字。”这班女人太不爱惜脸面！

二十，一，3

年底写成《自传》第三章，今天改作了一段。

二十，一，4

到《哲学评论》社聚餐，忽然志摩到了。

与志摩谈别后事，劝他北来回北大。

晚上在君邀吃饭，有丁士源、金仲藩。七八年不见仲藩，他的头发全变黑了，奇怪。丁士源先生谈北京政治掌

故，可作清末史料。我劝他记出来。许多好史料偏偏烂在懒人脑子里，可惜！

廿，一，5 (Mon.)

为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事，今天南下，料理行装，下午四点动身。

车到天津，还有近两点钟的勾留，我把行李交给旅行社的人，自己去裕中饭店看郭复初与王文伯，和他们同吃晚饭，稍谈。

九点车开。同行的有莎菲、洪芬、张纳川、王启常，及元任。元任与我同房谈的很有趣。元任是个天才极高的人，学力也好。世间人很少这种凑合。

与莎菲谈，她说 Love [爱] 是人生唯一的事；我说 Love [爱] 只是人生的一件事，只是人生许多活动的一种而已。她说：“这是因为你是男子。”

其实今日许多少年人都误在轻信 Love [爱] 是人生唯一的事。

廿，一，6 (Tues.)

在车上。这回的车很破旧，不如上回佳。幸有许多朋友同行，故不感觉寂寞。

廿，一，7 (W.)

车到浦口时大雪。过江已误点，车开又迟，故到晚上十一点始到上海。

珮声来接胜之，在渡船上稍谈。胜之与她在下关上岸。我们在江口搭车。

莎菲在常州下车去看庄思缄先生的病。我在车上与魏子肫君等打 Bridge [桥牌]。

车上很冷，到晚餐时，几乎没有东西吃，我们胡乱吃了一点，后来的人竟吃不着晚餐。

到车站时，叔永来接。我们把东西放在沧州旅馆，即出来到大三元吃宵夜。大谈。叔永已与 Greene [顾临] 谈过北大补助案，他也很同情。

廿，一，8 (Thursday)

早起与梦麟谈，大家都劝他主张北大也拿出二十万元来，使以后别机关不容易藉口。他答应了，我很高兴。

汪缉斋来，他不愿在中山大学受气了，我劝他回北大来，努力造一个好的心理学实验室。

九点半去看Mr. Greene [顾临先生]；在旅馆里见着金陵女大校长吴益 [贻] 芳女士，又见着Dr. Stuart [斯图亚特博士]，Stuart [斯图亚特] 赞成北大补助案。

与 Greene〔顾临〕谈时，会见国际联盟代表团之 Mr. Zilliacus〔悉廉库斯先生〕，他有 Lowes Dickenson〔L·迪肯森〕的介绍信给我。

与 Greene 同去看徐新六，介绍他们谈基金投资的事。君武在那边，见了我一定要拉我去隔壁邓脱摩饭店吃饭，说潘光旦、隆基、全增嘏、董任坚皆在座。我过去见了他们，谈了一会。光华有风潮，君武想拉光旦去做社会科学院院长，任坚去做教务长，增嘏回去教哲学。此时中公似不宜大更动，但我不便说什么。

下午访 Miss Michon〔米奇女士〕，谈了一会。

晚上蔡先生在中社请吃饭。

## 廿，一，9 (F.)

上午九时到下午四点半，在沧州饭店开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。到会者有 Dr. Paul Monroe, Messes Leighton Stuart, I. E. Baker, Roger S. Greene〔保尔·孟禄博士、麦塞斯·莱顿·斯图亚特、I·E·贝克、罗杰·S·顾临〕、蔡元培、蒋梦麟、任鸿隽、赵元任，与我，共九人。

是日所议事，最重要的一案为北大补助案。此外则为基金投资问题。

晚间蔡先生请各董事吃饭，在研究院。见着许多老朋友。

是日天气奇冷。大雪。许多汽车都冻坏了(因水箱冰冻)。

廿，一，10 (Saturday)

去看张菊生先生，他的病已大好，还不曾下楼。谈得很好。

看高梦旦先生，见着仲洽。

与梦旦同到杏花楼，见着李拔可先生，王云五先生等。

访Zilliancus[悉廉库斯先生]，他病了，见着Dr. L. Rajchman[L·雷奇曼博士]。

晚上拟发表北大补助案之谈话稿子。写成已近两点了。叔永、洪芬皆不主张发表此案，我主张发表，故拟稿请他们看看。

是日天气极冷。据天文台报告只有华氏十一度，为冰点下十九度。此为三十八年来未有的奇寒。

廿，一，11 (Sun.)

八点去Palace Hotel[宫廷宾馆]，与Dr. Rajchman[雷奇曼博士]吃早饭。他说国际联盟的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Co-operation[智力合作委员会]因吴稚晖不就又不辞，颇不满意，他仍望我肯去。我说政府与党部都不会派我。他说，你的翻译事业正是Intellectual Co-operation[智力合作]的一种，你可否能来Geneva[日内瓦]赴会（七月三日到

廿四)，作为会中的来宾？我说，若走得开，我可以来。但恐人疑心我想自己谋作会员，又恐我时间上有困难。

十点到中央研究院，约了西林、仲揆谈话，后来周鲠生也来了。他们都愿意回北大，但事实上都有困难，故这次谈话无结果。(我本想劝西林即回北大去办理科。)

一点到笔会的宴会，见着戈公振、蔡先生、润美、亮功、寿椿、振铎、赵景深、张资平(初见)、盛成(La Mire[《目标》]的作者)、虞岫云女士、杨皙子先生，……等人。

盛成君谈他游历埃及、希腊、亚刺伯、土耳其、米索卜达米亚、印度诸国，极有趣味。此君能谈话，似很聪明，但颇带一点玄学鬼的意味，见解还不很成熟。他屡说要做“民族的定性”工作，定性即是奠定民族固有的文化精神！

访汪亚尘夫妇，谈的很愉快。他赠我一幅画。

平社在禹九家聚餐，本日无论文。

是日光华大学得教育部电令，要撤退罗隆基的教授。校长张寿镛把此令抄给罗看，令人劝他不要去光华上课，仍每月送他俸给二百四十元。

光旦、全增嘏、沈有乾等都不平。今晚在光华教职员会上，争论甚烈。如教育部逼光华执行，必有一部分好教员抗议而去。此事是教育部的大错，可以引起大风波。